



性与性别学术译丛

Gender Studies

弗洛伊德式的身体

精神分析与艺术

The Freudian Body
Psychoanalysis and Art

Leo Bersani

[美] 利奥·博萨尼 著

潘源译



上海三联书店

性与性别学术译丛

Gender Studies

弗洛伊德式的身体

精神分析与艺术

The Freudian Body
Psychoanalysis and Art

Leo Bersani

[美] 利奥·博萨尼 著

潘 源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洛伊德式的身体——精神分析与艺术 / (美) 利奥·博萨尼著; 潘源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4

(性与性别学术译丛)

ISBN 978-7-5426-2962-3

I. 弗… II. ①利…②潘… III. ①性别—研究②文学研究—世界 IV. C913.14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0156 号

弗洛伊德式的身体——精神分析与艺术

著 者 / [美] 利奥·博萨尼(Leo Bersani)

译 者 / 潘 源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sh.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90 千字

印 张 / 10.5

ISBN 978-7-5426-2962-3/C·295

定价: 25.00 元

总序：性、性别与社会建构论

李银河

这套译丛所涉及的领域是性与性别研究。所选作者的基本理论倾向是社会建构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性与性别研究领域展开了一场生理决定论(本质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至今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生理决定论渐渐失去了影响力,社会建构论占了上风。而本书系的作者巴特勒等人正是这场论争当中的主要人物。

从1960年代起出现的性别新概念认为：将某些行为归属于男性或女性只是一种社会习惯（就像在英文中将船称为“她”，而在其他文化中却不会如此）。社会建构论最初的观点是：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许多差异都不是源于一个基因，而是许多基因的相互作用。性别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个人生而为男为女，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性别认同的，在经过社会的建构之后才成长为男人和女人。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的，但是社会性别既非内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它会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社会性别是社会和符号的创造物。

极端本质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生理决定的；而极端社会建构论则认为：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不存在先天的自然事实。论争双方各自坚持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与此相应的是“自然”与“文化”的两分法。前者强调天生的自然基础；后者强调养育的作用，社会条件，社会权力关系，或者个人选择。

社会建构论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多种理论：

第一，性别的文化建构论：性别建构的差异存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以及某一文化之内。性别的文化建构是指，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性别的行为规范会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被建构起来。比如，亚洲文化要求女人被动和柔顺，亚洲

女性的人格特征就会被这样建构起来。女性主义不仅强调社会性别文化建构，还强调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建构，性别构成的权力关系。

第二，社会角色理论：男女的心理区别来源于社会角色不同，由于劳动分工不同，女性更多在家庭里活动，男性更多在社会上活动。许多文化都有男主外女主内的风俗。社会角色分工的起因部分来自身体的区别，主要包括女人的生育和哺乳的需要，身高和体力大小的区别等，但是更多地决定于社会习俗对性别角色的规定。

第三，心理分析理论：男女两性的起源和发展是长期的争论，心理分析是最早涉足这一问题的。从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理论可以知道，虽然两性具有极为不同的心理本质、性本质，但是所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同性恋、同性恋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是特殊的文化环境造成的。

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福柯被认为是颠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关系的第一人。他认为，性别的结构与权力结构共存，权力在两分的、表面上看去是本质主义的性别区别中是因不是果。根据福柯的观点，生理性别，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是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它是在性实践和性别实践中形成的。福柯提出了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和抵抗的理论，这一理论涉

及国家的管理技术、医疗和快乐学的知识领域。他的基本观点是,权力是生产性的,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就连压制本身也是生产性的。目前被当作天经地义的性别差异其实是由权力生产出来的。

运用社会建构论来定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关系的最有影响的尝试是罗宾(Gayle Rubin)在1975年发表的《女性交易:性“政治经济学”笔记》一文。她的理论和跨文化分析指出,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体系:它是一套安排,在其中,人类的性和生殖这种生理的原始物质被人类的社会干预所塑造,以传统的方式加以满足,无论这些传统方式有多么糟糕。她强调社会干预在塑造性别规范中的重要作用,摒弃了对性别结构现状的生理决定论的解释。

这套译丛的作者们更是从各自的领域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建构论这一性与性别领域中的前沿理论。这个书系收入了在这个领域产生过并正在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从哲学、历史、心理、艺术等角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远的背景,上面记载着从远古到今天,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建构性与性别的非凡努力和力量博弈。

相信这套丛书能够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到性与性别研究领域中最辉煌、最新颖的思想成果,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更新观念,从人类最优秀的大脑的思维成果中受益。

为纪念米歇尔·福柯而作

注：除非额外说明，本书中弗洛伊德的所有引言都出自詹姆斯·斯特雷奇编辑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著作全集标准版·二十四卷》（伦敦：贺加斯，1953—1974）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理论与暴力	(11)
第二章 性欲与美学	(41)
第三章 重复的快感	(71)
第四章 弗洛伊德的新世界	(109)
结 论	(147)

导 言

在近十五年或二十年来的欧美国家，弗洛伊德是如何从倾注在他身上的过多关注中获益——或受损的？弗洛伊德的文本既在文学研究领域成为诸如解构主义批评这类大众略有所知的学说特别针对的目标，又在精神分析界（至少在法国）成为理性灵感的再

生之源。^{〔1〕} 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文本探子(textual detectives)围着弗洛伊德的著作不放显然对弗洛伊德有利,

〔1〕 另一方面,很难说美国精神分析界仍认为弗洛伊德在理性上具有启发性。根据近十年来的著作判断,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当人们不再毫不犹豫地,乃至虔诚地坚持弗洛伊德理论的所谓正统地位时,美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或是充满敬意地超越他,或是(多少带有敬意地)抛弃他。要想对正统堡垒的反映进行一次有益且有趣的窥探,就请看看珍妮特·马尔科姆的《精神分析:不可能的任务》(纽约:兰登出版社,1981年)。我不打算全面考察(美洲或欧洲)最近支持——或反对——精神分析思想的趋势,但是,鉴于我本人对弗洛伊德的读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对弗洛伊德学说中超心理学的方面重新兴起的兴趣(特别是在近二十年以来的法国),指出下面这一点或许有用:大约同一时期,美国精神分析从业者中的主要进展是对思辨超心理学的抵制,以及比以往更加注重临床“证据”和最终将精神分析发展成为羽翼丰满的学科的种种可能性。关于这些,请主要参阅默顿·M.吉尔和菲利普·S.霍兹曼编辑的《心理学与超心理学:纪念乔治·S.克莱因的精神分析论文》(精神分析特刊第九卷,第4号,第36号专论。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1976年)中的论文。若想建构与当前神经生理学知识相一致的精神分析模式,读者也可参考E.彼得弗洛恩德和J.舒华兹的《信息、系统和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理论的进化生物学研究方法》(精神分析特刊第七卷,第1—2号,第25—26号专论。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1971年)。美国修正主义思想更流行的版本——一个拒绝自然科学模式的实证主义版本——是罗伊·沙菲尔在《精神分析新语言》(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中提出的精神分析唯名论。更新近的关于弗洛伊德理论临床验证的批评,请见阿道夫·弗朗鲍姆的《精神分析基础:哲学批评》(伯克利,洛杉矶,伦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S.阿舍和R.P.格林伯格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治疗科学可信性》(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77年)中,对检验精神分析科学性的种种努力进行了考察。

哪怕他们是在无情拆解他的明确意图和主要论点。在六十年代反文化政治的鼓舞下,弗洛伊德学说非但没有被当作与几乎所有最体面的人类快乐形式和最有效规范的人类社会形式为敌的反动意识形态而被埋葬,相反,精神分析学说的威望,被从其奠基者身上发现的特别晦涩——甚至特别“混乱”——的文本性所提高。然而,一群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已成功地使人们相信,如果从字面上理解所谓的经典弗洛伊德理论,或是以为弗洛伊德所说的很大程度上正是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都会显得相当幼稚,这纠正了将精神分析当作解释与控制欲望的最深奥的现代方法的认识。

“语意”在人类话语中的性质和“地位”尚无定论,很快我将阐明本人对此抱有同感。但是,关于最近施加在弗洛伊德文本上的、往往很精彩的剖析手术最为有趣的地方是,其作为文化策略的情形具有某种含糊性。我刚刚提到的文本性的观点,其文化假设和内涵是什么?弗洛伊德文本的晦涩会增加其权威性吗?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那些追随者们,依靠弗洛伊德的“大师文本”来使他们自己的代数奇想和图表情结合合法化,对他们而言,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对其著作更具哲学灵感的阅读或许使其中可笑而混乱的矛盾和缺漏暴露无遗。

或者,我们采取另一视角,如果对弗洛伊德的所谓文本尴

尬时刻(即当他似乎正在抗拒他并未提出,且不会提出的观点所带来的压力时)异常敏感,我们是否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他思想中的政治激进倾向?同更加刻板地照字面阅读他关于欲望标准化发展的观点时所能作出的推测相比,展示他那混乱的文本性是否有助于我们把他视为关于人类欲望的更“开放”的思想家?或正好相反,是否正是新近某些“回归弗洛伊德”(如拉康对自己的著作的描述)潮流的复杂性,乃至含混性,使得那些观点(如弗洛伊德理论中“阳具中心主义”的性规范、“神经官能症”的范畴,并藉此在假定非神经官能症的性心理发展模式上大胆应用心理疗法)在理性上更值得尊敬,从而毫发无损?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所有这些新读解,对于我们把精神分析当作超越文本的一种实践、一种制度来理解有何影响?

我不打算回答这些问题,某种意义上,它们属于另一本书的导言。然而,在此提出它们,是为了预先考虑到我在剖析弗洛伊德文本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异议。我想要宣布弗洛伊德思想中的某种失败。“宣布”这个词非常关键:我将证明弗洛伊德著作中精神分析的可靠性依赖于一个理论的崩溃过程。很大程度上,我们将证明,弗洛伊德在若干文本中明确称之为其主要论点的东西具有颠覆性:如《文明及其不满》中个体与文明之间的对立,《性学三论》中关于婴儿性欲各阶段的目的论观点,《超越快乐原则》中为基于生物学的二元论(即生存内

驱力和死亡内驱力)所作的辩护,以及《自我与本我》中心理结构的形貌学表达。所有这些论点都具有某种将精神分析思想本身标准化的作用,而那标准化的要素便是消除关于性欲的精神分析观点,或至少使之驯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一论点的崩溃与其自身的推演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以上各种情况下,它也恢复了对性欲的精神分析式阐释——即再度肯定了我所说的弗洛伊德思想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最终,弗洛伊德文本内的标准化意图,与某种文本外的抱负——这对弗洛伊德的自身事业和对精神分析的整个历史均至关重要——达成一致:这个抱负就是详尽阐述一个在临床上切实可行的理论。这种独特的、将引起我们兴趣的文本复杂性,可因此被阐释为某种激进的“推理运动”与实践这一推理过程、甚或将此过程本身制度化的愿望之间产生的张力。

在哲学史上,特别是在政治哲学史上,那种抱负并不罕见。譬如,在近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演化可以用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或更根本的,意识与实践之间——激烈的、常常是对抗性的关系来描述。然而,若精神分析仍是那种对抗的另一形式,那么,弗洛伊德就该教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这些概念。我将要研究的其理论中的张力,将有助于我们把刚刚提到的那种关系看作是表达某种东西,某种比理论为适应经验的约束而一直作出的必要调整更陌生、更罕见的东西。我指

的是意识本身所固有的压力,这些压力实际上正是精神分析所反映的对象。精神分析是对一些力进行理论阐释,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尝试,但正是这些力阻碍、破坏、毁灭着理论阐释本身。从这一视角来看,理论与实践,以及思想家与历史之间的对立是虚假的——或至少是次要的——对立。或者,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它们是征候性对立,这对立既揭露又掩盖思想本身内在的对抗性。换言之,它们泄露了意识内部的战略步骤,这源于受到威胁的理性将它自身不可避免的崩溃过程表现为想象与现实之间,或主观与客观之间,或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个人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或许是历史性悲剧,但在本体论上却是可靠的。

在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成果中,我们将会看到在阅读《文明及其不满》时所见到的那种征候性对立所具有的战略优势和所存在的危险性。目前,我想着重强调弗洛伊德思想中对临床实践的必要性所持有的含混态度。原则上,精神分析实践是检验这一理论唯一有效的方法;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移也可被认为是源自特定精神分析思维模式的飞跃。假设精神分析的经验性应用对其自身推断加以修正,那这一修正所起的作用是纠正推论意识本身的机能障碍,抵御那些致使弗洛伊德文本在理论上几乎失效的力——然而,正是凭借这种崩溃,精神分析才能生效。当我们探讨《性学三论》中婴儿性欲

的各阶段时,就会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对这些阶段最初的理论阐释似乎与对儿童的临床观察联系甚微。在《性学三论》中,它们的作用是抗拒或否认该书在解释“性欲”方面的失败;它们给人类性欲提供了一个条理分明的历史性叙述,这一叙述有助于隐藏几乎无法理解的、非历史的和在临床上或许看不到的性快感的本质,而在《性学三论》的文本中,弗洛伊德在为这一本质辩护的同时又将之“忽略”。

精神分析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是一门学科吗?弗洛伊德式文本在渴望成为一种学科的同时又将学科这一概念损毁到了何种程度?最后,对欲望的精神分析式反映(这反映既软弱无力、极端过分,又无可救药地荒谬)与学科实践、与人类欲望的再教育相容吗?

在我看来,这些似乎是我本人读解弗洛伊德的更大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我较早前曾提及的文化策略。当我们认识到阅读弗洛伊德式文本的必要性——仿佛那是一件艺术品——时,我们对精神分析在认识论上的地位会更加怀疑。关于这一点我还会有更多论述;然而,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我对弗洛伊德的评论过程和我对文学与视觉艺术的提及都不是要将弗洛伊德式文本从一个文化领域转移到另一文化领域。相反,我的目的是要激起一种与领域和范围的概念截然不同的自反性(某种受阻的思维,某种推测性的重复)。艺术品是